

长篇章回大书

呼家将

下

刘书琴 刘济祥 刘琳
山东文艺出版社

长篇章回大书

呼家将

(上、下册)

刘书琴 刘济祥 刘琳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3印张 4插页 701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00

书号 10331·24 定价 3.35元

目 录

DC99/31

- 第四十八回 起三更小将奔棧场
烧灯笼举子冲场门 (509)
- 第四十九回 宋王传旨开科场
金蛟挥刀逞威风 (520)
- 第五十回 吐真情彩棚见丞樵
接飞镖延明伤凶僧 (531)
- 第五十一回 呼延明战天化棋逢对手
刘玉萍下校场女扮男装 (543)
- 第五十二回 庞天化赌约比箭
刘玉萍百步穿杨 (555)
- 第五十三回 庞天化暗算施毒计
刘玉萍怒使回马枪 (565)
- 第五十四回 呼延庆下场救弟妹
贼庞文奏本陷包公 (578)
- 第五十五回 救忠良群臣护法场
举金铜八王斥昏君 (591)
- 第五十六回 八贤王法场救包拯
呼延庆躲兵遇凤英 (604)
- 第五十七回 卢凤英火烧天官府
众小将夜战汴梁城 (618)

第五十八回	呼延平力托千斤闸 齐平山共订诳兵计	(630)
第五十九回	包丞相刻印仿玉玺 六英雄诳兵到彰德	(643)
第六十回	装元帅延庆宣假诏 要军饷张槐试英雄	(653)
第六十一回	遇官军孟强吓总管 劫皇银小将战陈虹	(663)
第六十二回	呼延庆路遇救孟强 呼守信领兵下齐平	(674)
第六十三回	见军饷张槐交大令 送密旨陈星到彰德	(685)
第六十四回	呼延庆婉言劝众将 帅虎堂张槐斥奸雄	(696)
第六十五回	离彰德将娘去寻父 奔幽州赤手过连营	(706)
第六十六回	见都督延庆明身世 示佩玉表叔认表侄	(719)
第六十七回	观风景烂子追玉兔 毙幼虎延平战弟兄	(731)
第六十八回	皇外孙回府搬公主 呼延平斗气到幽州	(741)
第六十九回	呼延庆追寻莽兄弟 幽州城报号认皇亲	(750)
第七十回	呼守用城头忆往事 肖赛红校场怨石虎	(759)

第七十一回	肖公主比武选驸马 呼守用奉旨捉儿郎	(771)
第七十二回	呼守用狠心刺公子 呼延庆含泪劝父亲	(783)
第七十三回	肖古律城头观动静 王金莲城外表真情	(795)
第七十四回	呼守用不认旧妻室 铁叶梅怒斥负心人	(805)
第七十五回	肖赛红出城认姐妹 呼守用戴罪接夫人	(814)
第七十六回	幽州城呼家团聚 银安殿石虎卖狂	(826)
第七十七回	起争端銼子举石虎 定比武番将用心机	(836)
第七十八回	比气功延平睡钉板 赛武艺石虎下绝情	(845)
第七十九回	呼延平被迫伤二命 葫芦王下令绑英雄	(855)
第八十回	銼英雄戏言哄郎主 呼延庆舍身探地穴	(867)
第八十一回	金头王设摆连环阵 呼守用出战众番王	(876)
第八十二回	马尔汉暗使迷魂袋 呼延登抖枪擒番王	(890)
第八十三回	金头王设计诳郎主 肖赛红派兵坐银安	(900)

- 第八十四回 呼延平威震斗羊会
铁叶梅力战土吉蟬 (914)
- 第八十五回 卢凤英临阵救婆母
金花女飞鏢显奇能 (928)
- 第八十六回 呼守信迷途被渠绑
玉真王发兵助皇兄 (938)
- 第八十七回 众英雄被困车角阵
呼延庆脱险出地穴 (949)
- 第八十八回 进道观问路见岳胜
得宝戟破阵救群雄 (957)
- 第八十九回 众英雄大破连环阵
呼家将回奔彰德府 (965)
- 第九十回 庞文下书彰德府
呼家发兵汴梁城 (974)
- 第九十一回 寇天官传旨调兵将
穆桂英出城探虚实 (987)
- 第九十二回 庞文狡辩赖罪证
仁宗被迫绑老贼 (998)
- 第九十三回 呼延庆城头告御状
寇天官合肥请包公 (1009)
- 第九十四回 包公还朝沉冤昭雪
奸贼伏法延庆西征 (1020)

第四十八回 起三更小将奔校场 烧灯笼举子冲场门

呼延庆在上房问来人，
见此人含笑把话云：
“兄长怎不把弟妹认，
呼延明就是我的夫君！”
延明一听仔细看，
正是玉萍女钗裙。
急忙上前来问话：
“贤妻到此为何因？”
“你们五人把山下，
丫环到绣楼报信音，
这次考场风险大，
我思前想后不放心。
你们五人把宴进，
好比孤树不成林。
一旦暴露了真身分，
必遭大祸难脱身。
万一有个好和歹，
谁再报仇杀奸臣？
我与丫环定下计，

女扮男装离寨门，
明日到考场去观阵，
暗中保护自己人！
不想店中巧相遇，
省得明日再找寻。”

玉萍说完，延庆问道：“贤弟妹，你来之时可曾告知叔父和山寨之人？”

玉萍说：“别人都不知晓，只有我的丫环知道！”

延庆有心要埋怨玉萍，又一想：人已经来了，埋怨也没用啦。自己又是大哥哥，也不便多说弟妹。就嘱咐说：“明天到了考场，你千万不可下场！你乃一女流，下场万一出点差错，那还了得？兄长我也不能下场，咱在场内替延明、延登观敌瞭阵也就是了。万一有什么事，咱再见机而行！”

玉萍小姐答应了一声：“谨遵兄长之命。”

呼延庆对延明等四人说道：“明天我们下场比武，并非为夺状元印。主要是看谁能夺得状元、挂这征北的帅印，看他的武艺如何，将来两军阵前好对付他。如果延明、延登能夺到状元，也可将计就计。你们报上假名，谁也不知道你们是呼门之后。真要帅印到手、兵权在握，就可调兵遣将、围困东京，捉拿庞、黄二贼与西宫奸妃，那时为呼家报仇就易如反掌！”

不大功夫，天交三更，店家叫他们起床。众人梳洗已毕，用了早饭。延庆交了店钱，店家把众人的马匹牵来，众人各自扎点停当，到店外飞身上马。

这时天色尚早，可是大街上各铺面都开门了。因为今天是开考场的日子，各处都是灯火通明。各处来赶考的举子都

想尽早赶往考场，每人手里两盏灯笼，犹如鱼贯龙门，从远处看就象正月十五花灯节的一条火龙，直往北门里校军场而来。

延庆见赶考的人都拿着灯笼，就是孟强、焦玉两个人手里没有。就说：“两位贤弟，昨晚你们就该买下灯笼。你们没有灯笼，到场门检查，如何进去？”

俩人一听大哥埋怨他们啦，别叫大哥生气。孟强说：“大哥放心，我有办法。你们先头里走。”又回头对焦玉说：“咱也去弄两个灯笼！”

孟强往两边一瞧，见各买卖家门口也都挂着灯笼。他一提马来到一个铺子门口，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伸手把门上的一对灯笼就摘下来了。这是一家屠宰坊，灯笼上写着一副对联：“先宰后屠、扒皮去骨”。

焦玉一看孟强有了，也从一个饭铺门口摘下来一对，上边也有字，写着“家常便饭、随意小吃”。

这俩人总算对付着有了灯笼，赶紧催马进北门，撵上了呼延庆等人。几个人来到状元场的南门，场门还没开，举子们都到挂号处去挂号领号条，这几人也去了。呼延明报名叫齐延明，呼延登报名叫铁登，都随了娘的姓。刘玉萍报了真名姓。

延明回来对延庆说：“大哥，挂号棚中有大哥的影象，那黄鼠狼俩贼眼紧盯着去挂号的。你若前去，一准被认出。”

延庆说：“没关系，回头见机行事！”

这时大街上有人呐喊：“闲人闪开了！”忽啦啦，来了许多护场官兵，各持刀枪，将场门口把好，一边一溜将人群分开，当中闪出一条道来。考场门这时大开，大街上马跑塞

铃，大队拖拖，来了许多人马。

大街上马跑銮铃声连声，
来了许多御林兵，
后跟着四十八匹对子马，
校尉持刀抖威风。
步兵马队把场进，
又来了满朝文武卿。
头一位是倒坐南街的包文正，
主考官奉旨选拔状元公。
道旁惊动了呼延庆，
见包伯父到此喜心中：
怪儿又把东京进，
不知是吉还是凶？
有事再把你老人家找，
相助侄儿们能成功。
延庆又往后边看，
来了天官寇莱公，
翰林院大学士吕蒙正，
丞相王袍王延龄，
汝南王爷郑黑虎，
还有刘义俊国公。
曹彬之子叫曹海，
还有满朝文武卿。
又来了兵部司马黄文颢，
国舅庞虎和庞龙。
后跟一乘八抬轿，

轿中端坐人一名，
尖翅乌纱头上戴，
大红蟒袍绣滚龙，
腰横玉带镶八宝，
方头朝靴足下蹬，
长了对三楞子母狗腿，
挺着肚子象狗熊。
延庆一见是仇人到，
无名怒火往上冲，
恨不能生吃庞文老贼的肉，
忙叫过延明、延登和玉萍，
低声说：“这就是庞文老贼子，
咱呼氏门中的对头兵！”
三人听罢要往上闯，
延庆摆手说：“不行！
官兵太多怎能动手？
就算上煎也难成功。
暂时压住心头火，
权当买鸟放了生！”
庞文老贼刚过去，
后边又来了御林兵，
半朝銮驾开着道，
执事分摆耀眼光明。
上打一把黄罗伞，
伞下罩着辇一乘，
一边一把龙凤扇，

颤颤巍巍九条龙，
照着辇上留神看，
是当今天子宋仁宗。
众举子一见圣驾到，
山呼万岁跪身形，
宋王辇上说声：“免！”
车辇也进校场中。

有人问了：考状元，还能惊动皇上吗？有主考、副主考就行啦！为什么皇上亲自到场啊？这是不是说的不合情理呀？

要是往常考状元，不用说皇上不来，就是满朝文武也不到这里来，由主考官就说了算。皇上只在金殿上听回奏就行啦。到时候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名到金殿见驾，由正宫娘娘给状元双插金花，然后万岁再封官。今年点状元可大不相同！不光是点状元，谁点为状元，当场就要登台拜帅，挂九头狮子烈虎印。封元帅可不是主考官说了算啦，他没这么大权力。就是当朝宰相也不行，必须由当今万岁亲自到场授印封职才行。所以今天宋王才带满朝文武亲临考场。

这校场的正北设有点将台，上边高扎芦棚，彩绸结花五彩缤纷，下边是红毡铺地。台上有龙书案、绣龙墩，两旁有文武大臣的座位。台下东西各扎一彩棚，是两位主考官的地方。校场当中是比武的场子，四周由绳索圈起，留有七个下考场的门：东、西、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宋王来到点将台以下，下了龙车逍遥辇，文官武将象众星捧月一般走上点将台。包相爷上东彩棚，庞文和他的两个儿子上西彩棚去等候。

再说校场门口，黄文炳在亲自把守场门，门上悬挂有呼延庆的影象。天已快到四更，场门外堵满了应考的举子，什么人都有：穷的，富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白脸的，黑脸的，红脸的，黄脸的。手使的兵刃也各不相同：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有马上，有步下；马上的顶盔挂甲，步下的软衣软靠。有穿红挂绿的，穿白挂皂的。有丑的，有俊的，有出家的道士，还有光头的和尚。这些人都想早进场，占个好地方。一来看得清楚，二来下场也方便。

这时场外的人越来越多。呼延庆见场门上有自己的影象，不敢往前凑，就躲在人群后头。呼延明、呼延登紧靠着大哥的马旁边，刘小姐在延庆的马前挡住他。孟强、焦玉这两人可不管那一套，挤到了大门口，想看看怎么样能把大哥带进去？

在校军场门口正勒住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头戴束发紫金盔，身披大叶连环紫金甲，脑后飘摆雉鸡翎，胸前倒挂狐狸尾。左袋狼牙箭，右袋宝雕弓，跨下骑花斑豹，鸟翅环上挂一口金背三亭大刀。身高够丈、膀乍一弓、头如麦斗、眼似铜铃，脸上是黑一块、紫一块的，血盆口、蒜瓣牙，一脑袋红头发，压耳毫毛拧着劲地往上长，额下一部连鬓胡须扎里扎撒，真象是催命的判官、追魂的太岁。此人是金顶太行山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八寨，五八四十寨的总辖大寨主，姓金名蛟字天雷，人送外号镇山太岁。他杀法骁勇、武艺精通，两膀一晃力大无穷。善使金背三亭大刀，刀快马疾。这次进京来夺元帅印，为的是立功封王，改换门庭。这小子艺高人胆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临来之前在高山上海口：“这次进京，这状元就是我的啦。我做了元帅，

你们就是我的将官。如征北得胜，我封王位，你们也得是朝中的大臣。”手下众人摸透了他的脾气，谁敢说个不字？齐声把他臭捧了一顿。这小子叫众人抬的晕头胀脑，象喝了迷魂汤一样就来到了东京。他不到三更就起身了，带着手下二十位寨主离了店房，头一个来到了状元场门口，到挂号处领了号条，将马勒在场门。他手里也擎了两盏灯笼，灯笼上的八个字是“群雄之首，独占鳌头”。不一会，赶考的举子陆续地都到了。在金蛟的旁边来了一个和尚，光头不戴帽，和尚脑袋又肥又大，是横抢了三遍，竖刮了六遍，锃明瓦亮。身穿大领黄缎偏衫，腰系黄绒丝绦，双垂灯笼穗，下穿红中衣儿。大环眼、扫帚眉、塌鼻梁、翻鼻孔、四指方海口，颌下一部圈腮胡子扎里扎撒。跨下一匹千里追风银鬃兽，是匹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宝马良驹，鸟翅环挂着一条五鬼方便铲。这和尚是凤凰山金鸡岭伏虎寺当家的，法名叫普光，江湖人称金头蜈蚣。手里拿的灯笼，上边写“状元及第，连升三级”。他来到金蛟旁边把马勒住，他俩是一边一个，象二鬼把门一样，把场门堵了个严丝合缝。

孟强、焦玉往前来，想看看场门口都有谁在那里把守？哥俩一瞧，嘿！一个花里棒锤、一个秃驴和尚，挡住了去路，过不去啦！

焦玉说：“二哥，今年这状元场真热闹，什么人都有，连和尚都来夺状元啦！”

这句话叫和尚听见啦，回头一瞧，身后边有两个人：一个面如重枣，一个黑花脸膛，年纪都在十六七岁。和尚瞪了他俩一眼，心想：这两个娃娃小瞧俺出家之人。真乃可气！刚要发火，转念一想：自己就是和尚吗？出家人来夺状元，

的确少有。人家看着新鲜，这也难免。自己何必当真？嘿！和尚倒把自己安慰了一番。他一瞧这两个拿的灯笼，差点没笑出声来。一个是“家常便饭，随意小吃”，一个是“先宰后屠，扒皮去骨”。心说：“两个小辈还来耻笑贫僧？你们一个是酒保，一个是屠户，难道比俺还强多少不成？就哼了一声说：“真乃岂有此理！”说完，就把脸扭过去啦。

孟强见这两人挡住去路，想看看前边也看着不着，就说：“两位朋友闪闪，我过去看看。”

和尚假装没听见，一动不动！金蛟也听见啦，心说：“你说的倒轻巧！叫我闪开？你们来晚了，还想上头里去？没那么便宜，你俩凑合着在后头吧！今天这状元是我的，下场也得头一个。这就叫独占鳌头！这金蛟也回头瞪了孟强一眼，根本没理那个碴儿！”

孟强、焦玉俩人碰了这个钉子，心里可就火上来了！正在此时，兵部司马黄文炳来到场门口，叫兵卒在门里的两旁把好好，叫他的大管家黄鼠狼把大门打开，先对举子们把进场的规矩讲明。黄鼠狼站在一条板凳上，把脖子一伸就喊开了：“赶考的举子听真！凡进场门者，将灯笼高举，号条在手，检查之后方能进场。要顺序而进，不得骚乱，如不遵守，格杀勿论！”

举子们一听，个个愤愤不平，低声议论。这个说：“庞黄两家有权有势，对老百姓敲诈勒索，费尽了心机，就连咱们这些赶考的举子也不放过。从古到今，还没听说过，进考场夺状元，举子们要买灯笼举着入场。”那个说：“他们借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庞文他一年的俸禄就是上万两白银。这个老小子还贪得无厌，绞尽脑汁刮地皮，真是无孔不入！”

反正财都叫他们发了，坏事儿也都叫他们干尽了。”旁边一个说：“朋友！耳目太多，说话要小心啊！”

孟强一想：要按这样进场，我大哥休想混进场去。非得按计而行，叫这里先乱起来，才能乘机而进。原来在店房里，孟强就给呼延庆出的这个主意：到场门口好混就混，不好混就搅乱，一乱了就好进了。孟强的灯笼上有铁环，他往起一绞连在一起。他正在金蛟的身后，猛的往这位大寨主脖子上一挂，拨马往后就跑。

焦玉也把手里的灯笼往和尚的脖子上一挂，往后一退。灯笼里都点着蜡烛，这猛地一挂，把蜡烛就晃倒了。灯笼是纸糊的，“呼”地一下就着啦。

寨主和和尚一回头，那灯笼就滚到前边去了，只听“呼”的一声，把两个人的胡子全烧成卷毛啦，把眼眉也燎了，脸上也烧起了泡。这俩人没防备，一下子吃了这个亏，疼得“嗷”的一声，伸手就去抓这着火的灯笼。可忘了手里也拿着灯笼，这一抓，连自己的也烧着啦！俩人又把手里的灯笼往外一扔。这时候，人挨人、人靠人，一下子把临近的灯笼也引着了。这一下可就乱了套啦！

孟强、焦玉见前边一乱，在后边就喊开啦：“呔！包相爷有令，现在进场的时辰已到，赶考的举子快快进场！”

场门口人山人海，天又没亮，他俩这一喊，谁也辨不出真假！举子们谁不想早进场？一听说放进啦，都往场门里挤。

金蛟与和尚刚想回头找给他们挂灯笼的去报仇，后边的人群象潮水一样向前涌来，这俩人不由自主地被挤进了场子里。

把门的兵卒想上前拦挡，哪能挡得住？黄文炳一看不行，急忙往旁边一闪，他怕被乱马踏死。众官兵也吓得往两边闪。大管家一看也想闪开，他站在凳子上，想下来跑，已经来不及啦。众人骑马往里一挤，“噗通”板凳倒了，“黄鼠狼”从板凳上摔下来，还没等爬起来，就被冲进场里的乱马踏死在地上。这小子也是恶贯满盈应有的下场！

这时场门全被拥开，众举子各催战马，好似决堤的洪水一般，冲进校场而来。呼延庆、呼延明、呼延登和孟强、焦玉、刘玉萍也各催战马，随着人群进场而来。正是：

（念）庞、黄订下连环计，

碰上孟强和焦玉，

将计就计冲场门，

奸贼白白费心机！